

樓桐孫譯太戈爾國家主義序

錢 穆

中華民國行憲二十七年紀念日之下午，樓桐孫先生攜其五十年前手譯印度詩哲太戈爾國家主義一書，來余外雙溪素書樓寓廬，告余以此書出世之經過。謂在民國十三年，桐孫旅法，獲讀此書之法文譯本而深好之，遂以中文逐譯，寄稿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何柏丞，商付印。並告以明年將返國。柏丞覆書，明年君返，當攜此書新出版本赴碼頭歡迎。翌年，桐孫自法歸。柏丞果往碼頭，見面握手，屢道歉意，謂不克踐往年函中宿諾，攜君書來。桐孫問，此書是否已付印，柏丞答已出版。桐孫曰：書已出版，何必親攜來碼頭。柏丞搖首曰不然。因告以詳情，此書初出版，即曾先寄一部分去廣州商務分館。乃粵垣黨人正號召反對國家主義，見分館櫥窗陳此書，即破窗攫取毀之。又迫令分館中人，將此書全數繳出，當街焚燒。上海館中聞訊，乃不敢續寄外埠。館中此書，全放倉庫中，不再發售，柏丞亦未私取，桐孫乃亦未見此書之樣本。越數年，九一八事變，商務倉庫全燬，此書亦成灰燼。桐孫在粵垣感屬程方，忽貽書告桐孫，此書在廣州被燬前，彼曾購得一冊，當以相贈。桐孫得此書，歡喜如在夢寐中。一友過桐孫齋，乞借一閱，乃歷久不歸

，桐孫亦忘其姓字，此書乃如珠沉大海，渺不可索。桐孫來臺，詢之王雲五，屬在臺灣商務分館一查，雲五告以此書從未寄臺灣，不如登報公開徵詢，或萬一有奇遇，桐孫如其言，亦絕無應者。最近忽得吳相湘電話，問桐孫，手邊有此書否。桐孫與相湘初不相識。答無有。相湘曰：余固知君無有。余曾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一中國書肆得此書，今偶檢得，當以相贈。桐孫遂攜以來曰：書亦如人，五十年萍飄絮飛，今又重入吾手。特來為君一述此書之身世。此真海內惟一孤本矣。回首前塵，莫名欣慨。余曰：君今得此書，當亟謀再版，使與國人共見，而余尤以先親為快。君書乞姑留此。桐孫曰大善。君肯過目，亦願一聞君對此書之意見。抑余當時乃以文言逐譯，今儻再版，君意宜改譯語體否？余略一緬閱，曰：君譯已極暢達明淨，似當一仍五十年前真相為佳，何必改語體。桐孫曰：余當年亦感以語體逐譯，似不如文言更能符信達雅之標準，並使讀者能獲較深之領會。余曰余亦向與君同抱此意。桐孫遂留書而去。翌晨，窮半日之力，讀此書一過，乃亦如桐孫之重獲此書，於吾心有無窮之欣慨。乃匆促命筆，既述此書浮沉隱顯之經過，亦略述余讀

此書欣慨之鱗爪，以報桐孫攜書來訪之雅意，亦以告他日國人之讀此書者。

此書乃五十八年前，太戈爾在日本美國之三番講演辭，太戈爾乃以印度人心情，申述其對印度、對日本、對西方之幾許感想，主要則在檢討東西文化之異同得失，與夫過去當前以及將來之回顧與瞻望。而余則以一中國人心情讀此書，宜乎根觸多端，有不一吐不快者。近一百五十年來，東方受西方文化衝擊，西方所加於東方之傷殘與壓迫，可謂日進益厲。印度淪為大英帝國一殖民地，感受靈敏如太戈爾，其內心刺激，不可言喻。其時適在歐洲第一次大戰爭之後，西方文化病症，亦已穰露無遺。太戈爾此書所指摘，亦可謂深透骨髓，直刺膏肓。語語中的，針針見血。乃不幸此六十年來，西方創鉅痛深，未能警覺。太戈爾指陳禍害，其不幸而言中者，亦已十居六七。而太戈爾所隱憂在心，蘊蓄婉轉，言有未盡，人類前途，更有其慘酷之遠景，此後顯將絡繹呈現，無所逃避。此皆待讀此書者之自為領略，不再多言。而太戈爾懷抱深仁，在西方惟期望一美國，在東方更期望一日本，不幸此六十年來，亦終不免一一陷此翁於失望。而使余猶有所憾者，

太戈爾既深愛東方文化，乃似於吾中華四千年歷史傳統，瞭解不深。在此書之後，太戈爾亦曾前來我國，然正值吾全國上下，急切惟求進步西方，想未有人能將吾中華傳統文化深旨相告，未能使此翁有所啓悟，繼續作新窺尋。此則吾中華人士，亦不能謂無負於此翁之一行。今余獲讀此書，竊願單就此書題國家主義一名詞，略抒所感，乃亦竊恨不能與此翁當面上下其談論也。

竊意太戈爾心目中，僅知西方國家，即吾國人今日所豔稱之現代國家者是。在印度則可謂有社會，無國家。然中國則有一套國家體制與精神，與西方國家大異其趣。此一不同，即足代表雙方文化之不同。太戈爾言，耶教之貢獻於西方者甚大。西方之有近代，亦承其中古時期之所賜。然耶穌明言，上帝事由耶穌管，凱撒事由凱撒管。西方現代國家，乃承凱撒來，不從耶穌來。彼中中古時期，所謂神聖羅馬帝國，僅如一夢，未能實現。印度則束縛於婆羅門利帝利嚴格種姓階級之劃分，迄今未得一徹底之解放。以中國人眼光觀之，印度社會，正亦如西方之在中古時期。果使神聖羅馬帝國美夢完成，以耶穌臨駕凱撒之上，則正亦如印度，聖族在上，王族居次，西方現代國家終亦無從興起。而中國歷史傳統則不然。遠自秦漢以降，大一統國家體制，已歷兩千年。直至今日之有中華民國，亦仍是兩千年來之中國。抑且追溯而上，中國一統，至少當從西周開始。惟西周乃屬封建之統一，而秦漢以下則為郡縣之統一。而同有一君主在上，民國肇建，始無此一君主。其分別僅在此而已。

在中國文化傳統中，未曾自創一宗教，固未嘗有一聖族高居於王族之上，然亦未嘗有一至尊無上之王族。周公制禮作樂，乃以禮樂治國，不以法律治國。禮必有雙方，其雙方，則必在同一相通之情感中，而後始有禮之興起。故子孝則必曰父慈，臣敬則必曰君仁，中國人稱此曰人倫。凡倫必具雙方，即兩面。此雙方兩面，交接相合，則見若有一線介其間，故曰倫理。此介乎中之一線，乃若高出乎雙方兩面之上，此則謂之脊。詩正月有倫有脊，即此義。孔子生平所夢寐以求者，惟周公。惟孔子於周公禮字之後，點出一仁字，此即禮之變方同一相通之情感。此一情感本於人性，而人性又本於天。故中國人之禮字，不僅為個人與人之交接而合一，亦為個人與天之交接而合一。中國人之禮治政體，不僅使社會國家融成一體，而人類內心中所蘊有之宗教情緒，亦可消融於其中。秦漢以下，中國傳統國家體制與其精神，實仍無大變，仍是周公孔子傳統，仍重禮治，不重法治。余嘗稱自漢武以下，中國政府為一士人政府，中國社會則為一四民社會，四民中惟士居首位。故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，乃為政府與社會之同一領導人。士必經教育，士教育之惟一宗主則周公孔子，以下又承之以孟子，而孔子則為至聖先師。故中國文化傳統理想所實現於政治教育上者，其實乃頗有當乎太戈爾之所想像與嚮往，此層讀者細讀太戈爾此書，可以自加領悟，而惜乎太戈爾之知識，乃於此有缺憾。

而漢代乃是向心凝結。故不當稱秦漢為帝國。一時聽者愕然。一則群認人類所有一切體制，惟當奉西方為準則。異於西方，則將不成一體制，將無可存在。二則更疑余有揚中抑西之意，此則更為聽者所不堪接受。曾屢開大會，對此問題，屢加討論。實則東西雙方史迹俱在，平心研索，事不難見。太戈爾此書，對國家一觀念，一若深惡痛疾，而又有不可不接受之外勢。若使有人能告以中國歷史之真相，使此翁能知中國立國與西方羅馬，乃及英法現代國家之有異。想其對國家之持論，亦將不如是其偏激而彷徨也。

余在抗戰時，曾在越南河內，逗留有時。實地查訪其政治遺迹，及河內所藏越南故國遺書。固不謂越南可媲美中國，然其以前之立國體制，固是模倣中國而來。中國之與南越，遠自西周，已通聲氣。下迄秦代，三十六郡中有象郡，即今南越地。然越南終能承接中國文化，自建一國。中國僅接受越南之朝貢，此亦國與國間一種和平共存之禮，可遠溯自西周。中國固未嘗以越南為殖民地，越南之淪為殖民地，乃是法國侵略之成果。余在河內，僅見其咖啡館中，多懸掛關公及孫中山像，其與中國數千年關係，可見者僅此。西方殖民地之越南，乃絕非越南自有其國時之越南。越南固有文字，亦一掃而空。憑弔遺迹，豈勝慨歎。

余今年又親至韓國，自漢城南下至慶州，遍訪其種種政治遺迹，乃及奎章閣藏書。韓國乃自殷箕子東往創國，樂浪碣石山，在今韓境。乃六國之燕，以及秦始皇修長城，東邊之起點。然韓

國終亦承接中國文化，自建其國。文字與宗教，一皆與中國無異。其濡染於中國文化者，較之越南，尤深尤密。明清兩代，奉中國為宗主，中國亦僅接受其朝貢，固未淪之為殖民地。其淪為殖民地，則為日本承接西方國家規模，從事侵略之成果。今雖幸復國，然其元氣之傷殘，誠亦有不勝縷指者。

中國人常言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而修、齊、治、平，一皆以修身為本。修身以禮，不以法。中國歷史上之對越對韓，此即是中國人平天下理想之初步實現也。然此一百年來，中國自身，乃亦受西方國家主義之侵略摧殘。日本明治維新，即走上了西方國家主義路線，其侵略中國，遠自前清甲午之戰，下迄民國二十六年大舉入侵，其意即欲淪陷全部中國為其殖民地。中國八年抗戰，元氣大傷。至今中、韓、越三國，乃同樣各趨於分裂。赤化，亦即是西化之一端。赤色國家，亦復與白色國家面目異，而精神則同。此百年上下之中，韓越二國其受西方國家之迫蹙摧殘，亦僅次於印度。然吾國人，則受侮愈甚，而對西方傾倒欣慕之情亦愈摯。欲為開新，先務破舊。崇洋更勝於彼方自負之優越感，譴己更過於彼方對己之輕蔑感。今日大陸赤化，亦承民初新文化運動之頹波。至於批孔揚秦，亦不過一意要打倒自己三千年根深柢固之舊國家，來改造一西方最新趨勢中之新國家，如是而已。中國此一百年來，乃不過為西方文化侵略作清道夫，為西方國家侵略作開路先鋒，為中國殖民地化作更深一層之奠基工作。乃不期而在印度，尚有太

戈爾其人，能為東方文化作正義之呼籲，對西方文化，作仁心之批判。而聲名洋溢西方，此書之法文譯者，不僅認其為一大哲學家，抑直稱之曰大聖人。桐孫在當時，敢於譯此書，夫亦身居海外，間亦接受一部分西方人之鼓勵。乃此書竟沉淪五十年，未獲與國人一面。然使此書，果在五十年前流傳，正亦恐當時國人不免目此翁為迂腐恠誕，冥頑守舊；而桐孫之譯此書，亦不免有不識潮流之誚。此亦余之所以今日讀此書，而不免欣慨交集，亟欲一吐余衷於不自禁也。

太戈爾既親感受西方文化之壓迫與摧殘，乃謂，東西各有其本，強作效顰，斷難有濟。當其世，見日本之崛起。太戈爾親履其土，乃深賞日本乃一新舊混合之國。謂近日之新日本，乃無量年舊東方之遺裔，而深憂其不免陷為西方之化身。太戈爾亦惟不知，日本人僅以彼言有詩意，而不免與以亡國之音之輕蔑，然太戈爾仍於日本致其深厚之希望。苦口婆心，深仁不掩其大智。事隔六十年，凡太戈爾所深慮遠憂於西方與日本之前途者，在當時，僅屬弦外微音；而在今日，當已不啻如雷之貫耳。然則桐孫之譯此書，亦幸而於五十年後，始得與國人謀面；或者此書之忠言密旨，當可較易獲得吾國人之同情，此則尤為余之所深望也。

抑余尚有不能已於言者。太戈爾以印度人言國家興建，終隔一膜。於如何由東方固有文化，運用西方科學，以興建新國，為現代文明，別開生面，而在世界進化史中放一異采，因其自身為印度歷史所限制，究不能有具體之指陳，此惟在

吾中華文化傳統中，乃有孫中山先生，巨眼遠矚，唱為三民主義。第一，首為民族主義，文化傳統，厥惟為民族之靈魂。其次，始為民權主義，然非西方人所謂之個人自由，所能盡民權之真義。故於西方政制三權分立之外，尤必增以吾政治傳統中考試監察之兩權。而在選舉權中，被選舉人必加先經國家考試之一限制。有考試，則必有教育。在中國傳統政制史上，學校、考試、選舉，本屬一氣相承。故能使中國傳統社會，聖賢尊於君相。而傳統政治，則道統尊於治統。此即中山先生立論，權在民而能在政之一意之所由來。其三，始為民生主義。既曰民生，則文化涵義，遠勝於經濟。人生涵義，遠勝於財富。既不許如共產主義之攘奪與宰割，亦不許如資本主義之自由相攫取。太戈爾理想中，務求於東方社會文化中，醞釀出新政府新國家，此一觀念，乃惟吾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，足以勝此重任。然吾國人，終不勝其蔑己崇洋之私鄙，乃必欲將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，附會之於西方觀念，始感心安。故中山先生所提倡之民族、民權、民生，轉變為林肯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不知民族豈能以民有作解釋。民權亦豈必以民治為歸宿。而民生亦豈能只以民享為宗旨。今日國人，又必以自由與科學，作為民權民生之張本。然如太戈爾此書之所發揮，則科學僅能為人生作奴隸。至於自由，中山先生已言，中

國傳統社會中，自由已太多，非太少。而太戈爾則謂近代人溺於自由之名，其為奴隸，實較古代尤重。雖兩人所言不同，要非如吾國人今日所想像崇拜之自由，則言之已極明白，所待吾今日國人之再加熟思體認而已。太戈爾又言：跬步自封，固屬隘而無中。世界大同，亦嫌誇而寡實。但吾今日國人，譴己崇外，內心實有一宗主，不惜舍己同人，非欲強人同我。固非誇而寡實之類。惟欲強一世盡如我之能舍己，而惟以西方為宗主，則恐終無到達之一日。

太戈爾又曰：天之生人，本欲使其所以為人。東方西方人同是人，同知所以為人之道，斯非世界之大同乎。是則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主義，即教人所以為人也。若欲人脫離其民族傳統，一惟低首於科學，斯則太戈爾所謂之機械化，僅能得物質文明之大同耳。至於人類大同，亦豈可歸之於科學之能事乎？故誠使吾國人能一先讀太戈爾此書，進而討論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，庶不致歧途之亡羊。而余於桐孫此譯本，於五十年後，終得與國人相見，所以尤寄以懇切之期望，而不自禁其馨香以禱祝之也。

承桐孫先以此書相示，故敢不辭直率，草為此序。儻或有當於桐孫五十年前譯此書之本意，則固不勝其欣幸。又儻此文隨此書以行世，得國人中有心者之共同研討，則又欣幸之尤也。

王雲五 主持

嘉慶重修一統志

綜合人名地名之大詞書

十六開本，精裝十一鉅冊

正本十鉅冊約七、〇〇〇面

索引一鉅冊約四〇〇面

定價三、七五〇元

本館在大陸時，就史館僅存之原稿景印為四部叢刊二編二百冊，來臺以後，籌印四部叢刊續編時，覺此書獨占二三編五分之一，且係專供參考之全國人名最大官書，宜改編為詞典式，因將原線裝本二百冊，併四面為一面，擴大版式為十六開大本，十鉅冊，另附詳盡之索引一冊，實際上成為全國性最大與最後出之人地名大詞書。現尚存少數，務期從速訂購，以免向隅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
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